

## 七品官谋成了“千年大计”

我讲合浦、廉州的“古”，有时笼统写成“北海”，因为北海的“古代”就是历史上的合浦、廉州。

清人编的《廉州府志》，所载物事，就囊括清朝廉州府境内原来的秦朝象郡、汉朝合浦郡，还有隋、唐、宋、元各朝道、路、省的辖区。

言归正传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的钦州城紧靠钦江，但历史上并不是。

钦州城原先在灵山县境内，北宋一位叫徐的的官员将它迁到了江边，后来的钦州城据此像大饼一样摊开。

徐的，字公准，福建建安人，北宋真宗时期的进士，真宗去世那年获任命为钦州军事推官。

这个职务相当于州官的助理，顶多算个七品，宋朝军政交叉，设立军事推官专门负责办理与军队有关的事务。

钦州原来的“州政府”（州治）在灵山的山坳里，环境闭塞，瘴气很重，经常流行疫病。

徐的向“财政厅厅长”（转运使）——负责广南西路财赋、粮盐调度的官员——郑天监建议，将“州政府”迁到开阔平坦的钦江边。

郑天监把徐的的建议呈报朝廷，迁建工程获得了“立项”，并让“多管闲事”的徐的担任工程总指挥，官场惯例都是谁提建议谁干活的。

（的见转运使郑天监，请曰：徙州濒水，可无患。请转而上闻。从之，天监因奏留的使办役。）

“州政府”迁建是个大工程。除了建官衙，还要筑城墙，挖城池，修建望楼、军营、住房、仓库、市场……各种军事、民用设施，林林总总。

徐的每日穿着短衣，与民工一起抬土、搬石头，汗流浹背，在工地干得热火朝天，没有丝毫官架子。

（的短衣持挺，与役夫同劳苦，筑城郭、立楼橹，以备战守。画地居军民，为府舍、仓库、沟渠、廛肆之类。）

所谓的“官架子”其实就是那身官服。古代官民有别，官服既不能随便穿，也不能随便脱，只有特殊情况下例外，所以官员到民间才有“微服私访”一说。

官员与民众一起劳动，几乎是一种“神话”。传说大禹治水和民众吃睡在工地，披星戴月挖山掘石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还有苏轼在担任徐州太守时遭遇洪灾，他高呼“人在阵地在（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）”，与军民一起在泥水中奋斗（太守犹不避涂潦）。

这套官民有别、衣冠取人的仪轨源远流长。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，黄帝将衣服染成五色，为的就是“昭名分，辨等威”，并形成了一种制度（乃染五采为文章，以表贵贱，于是袞冕衣裳之制兴）。

在等级森严的时代，短衣褐服、束腰挽袖“厕身”于劳动人民中的确罕见，所以《廉州府志》会将徐的“短衣持挺，与役夫同劳苦”的事记录下来。

做出这种事的徐的，用现在的话，无疑是一个“个性官员”。他辗转多地任职，在每个岗位上

都大胆任事，政绩斐然。

不知道是否因迁建“州政府”有功，徐的后来升任“建设部司长”（工部郎中）。在这之前他还当过广南西路提点刑狱，这职务相当于一省的检察长。

徐的为官，一是不怕事。

他在广南西路任职时，宜州当地百姓闹事，杀死了守军将领，将领的部下害怕被问罪处死，打算干脆造反。

徐的得到消息，单骑拍马直接闯进了军营。

兵士军心浮动，挽弓持械，气氛紧张得如一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。

徐的神色坦然，苦口婆心地对大家陈明利害：“如果出力征讨，你们还能立功赎罪；要是造反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”经他一番劝慰，兵士们陆续放下武器，事态平息。

他不仅不怕事，还敢“惹事”。

有个叫欧阳景的太子洗马仗势欺人，成为当地一害。太子是未来的皇帝，“洗马”并不是给太子的马匹洗澡的下人，而是太子的助手。

徐的不予理睬，查清其罪行，将这个“太子身边的工作人员”发配到岭南。

不怕事，除了胆大，还得有招。

徐的调任荆湖北路转运使时，曾代管江陵府的政事。城里一班恶少到处寻衅滋事，经常纵火打劫，有时一个晚上十几个地方起火，被抓到就互相推诿，抵死不承认。

徐的派人侦查，一一搞清楚这班恶少的姓名住址，造了个花名册，把人集中起来，训斥一通，勒令他们互相监督，今后只要有一处起火，所有人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江陵城里从此夜间平安无事。

徐的为官，二是敢于任事。

徐的担任淮南、江浙、荆湖地区的运输官，盐粮运不出去，他打报告要求疏通运河，皇帝还没批复，他噼里啪啦雷厉风行就干了起来，将三百万斤积压的食盐运了出去，给国库换回了一大笔钱。徐的更让人称颂的是他在湖湘地区“治匪”的事迹，“**人来蛮服，人去蛮反**”

徐的升任工部郎中之后，因为湖南境内少数民族部落造反，欧阳修等人推荐他前往围剿。他人刚抵达，那些作乱的部落首领就一个个出来投降。

事态刚刚平息，朝廷举办郊祀大典，召他回京。他人刚离开，那些部落又重新造反。

朝廷于是任命徐的为安抚使，那些部落首领看到徐的回来，纷纷归顺，少数“负隅顽抗”的，也很快被他平定。

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人们喜欢说“千古不朽”。徐的的最高职务只是“**工部郎中，直昭文馆**”，不外乎一个五品官，但把钦州城搬到钦江边，迄今已逾千年，他做成了一件千古不朽的事。